

前两年闺蜜带美国男朋友回上海见家长。看着闺蜜“金鸡独立”艰难脱靴,男友不解地问:“你的鞋子不舒服吗?”闺蜜说:“我们习惯进门换拖鞋,穿着鞋走进来的客人是不礼貌的。”男友瞪起眼珠子:“拖鞋有味道,不卫生,换鞋又麻烦,让客人进屋脱鞋更不礼貌。”两人站在门口爆发了一场辩论,若不是闺蜜父母闻声而来,差点不欢而散。

在中国,进门脱鞋是件很要紧的事,小则代表一个人的素质,大可上升到礼仪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记载:“待坐于长者,屣不上于堂,解屣不敢当。就屣跪而举之,屏于侧。”从中可以看出两点:一、“脱屣”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

先秦时期;二、古人在登堂入室时需要脱履,表明客人对主人的尊敬之意。大多数中国人将“进门换拖鞋”视为条件反射,外国人可不这样。笼统来讲,从纬度方向,寒带和热带国家多数会换鞋,中间温带情况复

我需要脱鞋吗

杂些。在北欧那些寒冷多雪的国家,拖泥带雪的鞋直接进入室内很不卫生;内外温差大,一双鞋不能适应两种温度;为了保温,大多数人家会铺设地毯,拖鞋或脚垫显然更利于保护地毯。同理,近赤道的东南亚国家气候炎热,只求凉快,进门换不换拖鞋不重要,光脚自在。以经度划分,东方人爱换鞋,西方人不脱鞋。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来自住宅文化:东亚传统建筑低矮,起居都在地上,所以产生了玄关的概念,专

门用于脱鞋;欧洲自古以来石造建筑比较发达,比如城堡、宫殿等,因此没有必要进门换拖鞋;美国地大乡野,独立房屋居多,一般两层,底楼为客厅,饰以结实的木地板,方便穿鞋踩踏,在后院花园和房间之间也可以简单来回。

湘君

再有,就是文化习惯。一向以自律优等生自居的德国人,回答很干脆:“作为一个爱干净的德国人,这根本不是问题。当我们走入一个房间(除非公共建筑),都会脱下鞋子,一定会的。”我认识的另一位老外朋友也证实了这个说法:“我在德国三个地区(阿沙芬堡、斯图加特和慕尼黑)总共生活了八年,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家庭中,客人在进入厅之前都脱鞋,主人也会递上Hausschuhe(拖鞋。”而随性散漫的美国

人,被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誉为“穿鞋进屋的重灾区”。不仅进门不脱鞋,有时他们还喜欢把脚直接搁桌子上,衣服扔地上,蔬菜水果不洗直接吃。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洁癖,让小孩跟狗在地里打滚,完全不觉得脏。相传,小偷就是根据门前是否有鞋柜或者一堆鞋子来判断“这肯定是华人的房子”。

对换鞋的不理解,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位初来乍到的男朋友,还有个更离谱的例子。

一位上海老太太将自己浦江边的房子租给老外,屋中装修上品,配置整套古董家具,连地板都是上好的花梨木。瞟了一眼老外45码的重型皮鞋,她心里抖豁:“进门要脱鞋子哦。”老外双眼圆睁:“不上床,不脱鞋。我的鞋子告诉我,它很难脱下来!”为了保护起见,老太太将所有的家具都拍照存证一一对应,一般家具清单只有简单一页,她整整打印了20多页,把“进屋前脱鞋”一条也写进了合同。本以为万无一失,结果还是百密一疏。老外倒是遵守契约,日日换鞋,但裤子出了问题。做清洁的钟点工阿姨一不小心,把他的裤子熨了个洞,这下麻烦了。老外坚称:“我只有这一条正式的裤子,我需要穿着它去参加会议,没有它我出不了门。”他态度强硬要求索赔,吓得阿姨直接走人;他一口拒绝替他“送去专门店修补”的提议,令房东大为生气:“阿姨又不是我雇的。当初还不是看你一个人生活不易,一念之仁才帮你介绍的。”他跑去物业申诉,工

年年清明年年过,今年清明,对我却不同。母亲去世半年多了,我依然深陷于思念之中而不愿外出,甚至都不愿意谈及她的远隔。尽管我也懂得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道理,尽管我也一直相信生老病死是一条自然规律,但是如今,我宁愿相信我的母亲还不曾离我们远去,我甚至于还会对着母亲的照片与她窃窃私语,寄托思念之情。清明应该怎么过?今年清明,我哪儿都



清明的意义

冯联清
茶,慢慢品味甘洌之水浸润于干涸心田;或翻开古诗集,细细地咬文嚼字,读懂古诗词中隽永的意境以励其志,走向新的生活。清明,更多地思考,更多地回顾,更多地感恩。化思念为坚强生活的动力,更推己及人,善待所有老人,努力让亲朋好友得到保护和关怀。如此,才是清明实实在在的意义。

不去,只是端坐于书桌,在家里一隅,静静地,或点一炷清香,随着袅袅升空青烟,排遣心情;或呷一口碧螺春



胡仄佳是四川美术学院七八级毕业生,读的是油画专业。但我在本世纪初认识她时,却并不见她画画,其注意力集中在写作和摄影上面,出了好几本散文集,配有自己拍的彩照,甚为灿烂夺目,令我非常羡慕。因为我也写散文,却不擅长摄影,出书时配的都是现成照片,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意味,但从审美的眼光视之,却并不好。与仄佳慢慢熟悉之后,我才知道,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她在美院毕业之后不久,曾因偶然的机缘,来到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苗区,被那里的苗绣深深地吸引住,遂多次前往,从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挤出钱来,收购绣片绣衣,持续十年。时间久了,也就有了相当的积累。她曾带着这批苗绣到澳大利亚做巡回展览,很受欢迎,这更引起她的珍视,遂想对这些艺术品加以深入的研究,写一本介绍施洞苗绣的著作。为此,她还特地去了文科研究生,以提高自己的学术眼界和写作水平。但也许是因为太慎重其事的缘故吧,写书之事反而进展迟缓,当然还有其他杂事要做,一拖就拖了三十年之久。正应了那句老话:慢工出细活。

从苗绣探究苗文化

吴中杰
现在仄佳终于将书写成,来信说要我作序。这大概是因为我对此书很重视,催促她写作甚力的缘故吧。我虽然知道这个题材的价值,但自己读的是文学专业,于美术和民族学均是门外汉,于苗绣本身也毫无研究,只是盛情难却,就来说几句门外的话,算是助兴。

刺绣艺术,并非苗族所独有,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,有些地区还相当出名,如苏绣、湘绣,就是苏州和湖南的产品。我的家乡浙江,因为盛产丝绸,是刺绣的上好材料,所以刺绣业也很发达。在那里,“刺绣”称为“绣花”,所绣以花草为多。当然,有时也会绣些其他东西,如动物、风景。那时,民间也常能见到绣品,但比较简单。绣花衣袄之类已很少见到了,大抵是在小孩子的帽上用平针绣一只虎头,以示勇猛,或绣上“长命富贵”等语以示吉祥,不似苗绣的针法多样,内容丰富。

从仄佳所介绍的绣件内容看,施洞苗绣不完全是一种装饰,更多是一种思想寄托,因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所以,施洞苗绣的取材,远比汉族刺绣广泛,除了生活中所常见的动植物之外,还有从青铜器上描摹下来的龙纹、虎纹、鸟兽纹、云纹、雷纹等各种纹样,有人物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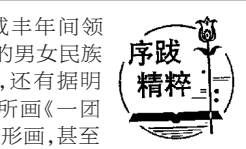
案,有清代咸丰年间领导苗民起义的男女民族英雄的绣像,还有据明宪宗朱见深所画《一团和气》图的变形画,甚至还有绣满汉字的盛装,当然,也有纯属民族传说的“蝴蝶妈妈”之类。民族学家将刺绣上的青铜器纹样,说成是远古时代蚩尤被黄帝战败后,逃到这里带来的器物图样。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假说,但也只是假说而已,并无实证资料,远古之事,难言之矣。更大的可能,或许是与后来刺绣中的汉族图像一样,是苗民与中原人士的文化交流中带来的。

因为施洞镇毕竟不是崇山峻岭,而是清水江边的一个码头。它是历史上向内地运送苗木的重要节点,当然也会带回汉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产品。而这些文化因素,就会渗透到施洞苗的刺绣中去。仄佳在书中饱含感情地抒写道:“当她们拿起针线进行刺绣时,祖宗遥远的呼声,清水江流船来船往,落花流水给她们带来灵动感受,她们的天地神人动物花卉是时间记忆与想象力的巧妙融合,我无法绕开这样的联想。”这个联想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更可以从这遥远呼声和清水江流中,联想到施洞苗人的性格。他们既有民族的自尊,喜欢自己古老的传说,敬重敢于反抗入侵者的民族英雄,但也并非故步自封的闭塞山民,而有着吸纳他族文化能力的开拓者。在施洞苗绣中,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他民族的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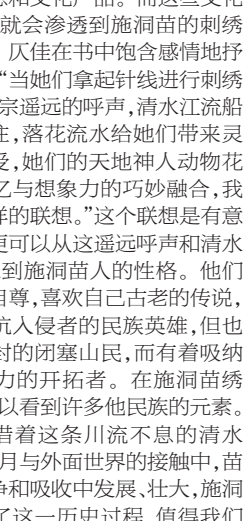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凭借着这条川流不息的清水江,在长年累月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中,苗族文化在抗争和吸收中发展、壮大,施洞苗绣就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,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。(本文为《“施洞苗”刺绣艺术图案探秘》序)

门迹前身为日本天台宗的鼻祖最澄和尚在比睿山修建的一座小庙,现为天台宗的五大门迹之一。门迹寺院是皇族或贵族担当住持、在国家享有重要地位的寺院。购票后走入寺内,殿内清冷。刚要上回廊,不知从哪里轻轻走出一工作人员,她微笑地示意脱鞋穿鞋套。本想将鞋套套在鞋上,她摇头否定。殿里一点暖气都没有,天上尽是云层。走过榻榻米上的席面,阴冷透过袜子进入身体,不由加快了脚步。

寺内狩野派名家的作品不少,大多是珍品,但遗憾欣赏能力不足。四道屏风中画着《中国圣贤图》,只远远看了一下他们清奇超逸的样子。步履不停,想尽快出去。经曲折折的回廊,过大书院、小书院、茶室等,到了外侧长满了各种花卉草木的庭园。窗外,恰好云彩散去,有了阳光,便出门坐在地板上晒着太阳。眼前便是名胜“枯山水庭园”——不使用真正的水,用沙纹代表水流的庭院。早春的庭院在阳光下一下子变得别致起来,沙纹随着阳光游动,松柏间射入的光折出多色,树阴面还有残雪,石头上



樱花烂漫红灯伴
张彭鑫 摄



樱花烂漫红灯伴 张彭鑫 摄

尘虑尽
袁风

青苔耀眼。风轻轻吹过,苍鹰在天空展翅,我的心一下子澄清起来,一日一生。就这样坐着,恍若隔世。有人低语经过,我回过神来,起身离去。抬眼一望,牌匾上写着“尘虑尽”。

沿原路线小步疾行,出门后见售票处有精致的纪念品。侧身挑选时,远远看到曼殊院殿门上挂有“媚灶”匾一匾,进门时路过却不曾注意。向工作人员询问二字由来,她们告知来自白问子。我追问了几句,听得似懂非懂。后查询得知这两字源自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。“奥”是室内的西南角,是祭神的所在;“灶”指灶神,五祀之一。此句

意为与其媚于尊贵的神,不如媚于灶神。灶神离人近,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。孔子反对这种对神功利主义的崇拜态度,因此说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”,即如果采用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就会获罪于天,那时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神了。后有成语“背奥媚灶”,用来借喻背离君主而阿附权臣。朱熹集注:“喻自结于君,不如阿附权臣也。”曼殊院门口挂着“媚灶”二字警醒后人,深意久远。

离开曼殊院,沿着山路前往修学院离宫,早春清凉的山风无忧无虑地肆意吹入松林。

早上醒来,从洗漱化妆、穿衣早餐到出门上班,你就在选择:选择清洁素颜还是化个淡妆;早餐选择三明治加牛奶还是粥油条加豆浆;选择挤地铁去工作单位还是驾车上班;选择心情阳光还是情绪阴沉。上班时,如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,你选择成为牺牲品,还是选择从中吸取教训;如有有人跑来找你抱怨或吐槽,你选择接受这些还是给予他们积极的建议;如领导要求加班,你选择接受还是一百个不愿意;如同事与你的工作目标相悖,你选择积极沟通鼓舞还是任其不问。晚上回到家,你选择陪伴家人娱乐还是挑灯学习到夜深。生活啊!总是如此,充满选择。

每当对生活作出一种选择而非对它作出反应时,我时常想起曾经的一位遭遇恶性事故的高中同学伟国。在离沪读大学时,他从宿舍三楼高处失足掉了下来。经历了艰难转运、手术治疗和无数个日夜夜精心护理之后,他获救出院了,但成了一位半身截瘫的残疾人。事故多年之后,我见到了生活窘迫的老同学。当我问他怎么样时,他乐观地回答:“如果我能再好,我就成奇迹了。”

我问他事故发生时他是怎么想的。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双亲和兄弟的生活,他答道:“当时我躺在地上,我记得我想到生死,选择活着或死去,我选择活着。”“你难道不害怕吗?你失去知觉了吗?”我问。伟国说:“那些医护人员不停地告诉我好的,但我真是在他们的眼里读出了情况很糟。我告诉医生我选择活,好好地活着。”伟国坚强地活了下来,虽然他残疾了,但他还是感谢他的医生给了他救治。我佩服他那人令人赞叹的一种朴素的生命选择——不赶着去死,而是忙于生存。

人的一生,除了出生不能选择,甜与苦、爱与恨、积极与消极、乐观与悲观、内卷与躺平、坚守与放弃、拒绝或接受、活与死、希望与失落、行动与拖延……从每一事物剔除一切枝节后剩下的都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选择向上的阶梯时,就要忽略很多细枝末节。你选择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情形:生计、升学、嫁娶、择业、成功、生病、退休等;你选择人们将如何影响你的情绪;你选择如何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;你选择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。有朋友说,谁不想选择好心情,问题是总有压抑和忧郁纠缠着:有时是家庭婚姻出了问题,有时是事业工作有了烦恼……我想说,如何面对这些,就是你在选择心情,而你的选择,也就决定了你的心情。

人生有多种选择,而命运只有一个。没有理想的人不会选择,没有动力的人不坚持选择,没有思考的人不断地选择。积极的人选择在每一次忧患中寻找一个机会,而消极的人则选择在每个机会中尝尽忧患。人的悲剧往往来源于不会选择,不坚持选择和不断地选择。美国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一首诗《未选择的路》:“林子里有两条路,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,它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书必择而读;言必择而听;人必择而交;路必择而蹈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,己之所欲亦勿施于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,也必有机会选择幸福而充实地活着,关键是态度。

生活充满选择
汪洁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